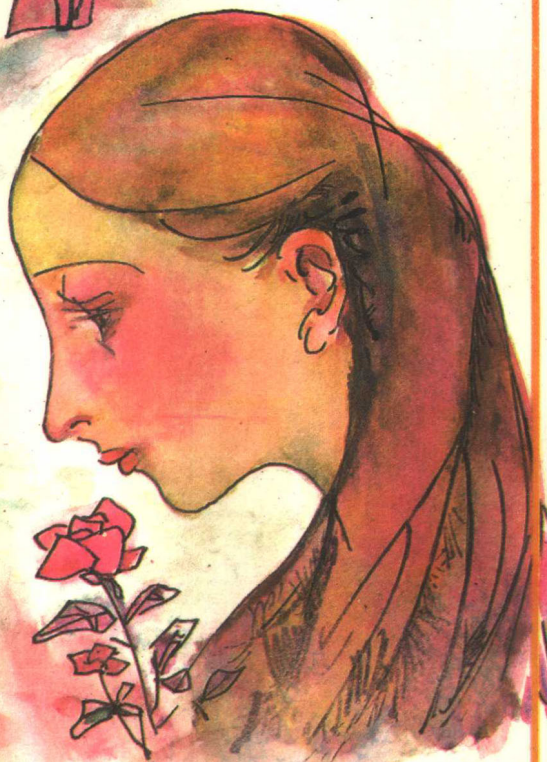


意乱情迷

(英) 卡德兰·刘页梅译



意乱情迷



迷 情 乱 意

〔英〕卡德兰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
褚大卫

● YI LUAN QING MI

意乱情迷

(英) 卡德兰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石家庄塔家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5印张 108,000字 1988年2月第1版

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60,000 定价：1.00元

ISBN7—202—00142—X/1·14



她，煎熬着痛苦和暗淡的日子，爱情和前程已是奢侈。

扭曲的天性，使得纯真伴着惶恐。

她被粗暴地拖到床垫上，她的胸部完全裸露出来，她的
衣裙几乎被全部撕碎，处女唯一的贞宝顷刻就被夺去。她……

当她突然挣脱，被一个男人拥抱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，
这个世界没有言语，只有众神的光辉。她意乱情迷，她要疯狂地得到。面对这前所未有的新感触，她无法回答，因为他
有力的嘴唇贴上了她的香唇，使她无法开口。

她情迷意乱，她又感觉到比她意想中来的更强烈的那把
火焰掠过她全身，引燃了一个热切的欲望。

谨以此书慰藉困惑中挣扎的少女

第一章

一八七三年。

船安然驶入了基维港。

“我终于到了……我终于到了！”秀拉心里高兴地想着，差点就要冲口而出。

她真不敢相信，似乎才刚刚离开英国，转眼间竟然已经抵达了卡瓦尼亚。

秀拉站在码头上，看见一大群卡瓦尼亚的政府显要正列队迎接未来的卡瓦尼亚王妃——凯瑟琳。

秀拉能随舅父威尔斯邦公爵和表姐凯瑟琳同行，简直是奇迹。

秀拉很了解，她能加入这个旅行的行列，并不是因为舅父疼爱她，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更适当的人充当凯瑟琳的宫女罢了。

半年前，威尔斯邦公爵曾发出征召宫女的信函。

当时，一般的没落贵族本来都认为能获选宫女是一种无上的荣誉，但是，值此欧洲多事之秋，他们却无不愿意将自己的女儿送到如此遥远的国度。

“都是一些胆怯的笨蛋！”当公爵在早餐桌上拆开一封

又一封拒绝女儿被征召去卡瓦尼亚的回信时，这样咆哮着。

每一封回信都有同样的托辞：认为卡瓦尼亚不是一个十分安全而令人向往的地方，所以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在那种地方呆上两、三年，虚度她们宝贵的年春。

“我真希望这个国家很平静。”公爵夫人在桌子的另一头回答。

“当然平静！”公爵肯定地断言：“亚德蕾，你也知道，卡瓦尼亚就和蒙特尼哥罗一样，已经独立好几年了，而且在希腊国王乔治的统治下，一切都已上了轨道，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个国家的安危。何况，斐迪南也已经平静地统治了十二年。”

公爵夫人听了，只好沉默下来。凯瑟琳却生气地大声喊道：“我不想去冒任何危险，爸爸！我不能忍受炮火的骚扰。”

“卡瓦尼亚人一向以勇敢善战著称，所以唯有他们能逃过奥托曼帝国的蹂躏。”公爵回答。“这个国家四周都是高山峻岭，必须动员大批军队，耗损庞大的兵力，才能征服。”

“土耳其人就曾征服过阿尔巴尼亚。”秀拉插嘴道。

“我清楚得很。”她舅舅冷冷地说，“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余地，不要多嘴。”

“对不起，舅舅。”

“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再找一个适当的人和凯瑟琳同行，”公爵夫人说，“凯瑟琳必须要有个宫女。目前我们已经问过所有可能的适宜人选。”

公爵的薄唇紧紧地抿着。

他最憎恨有人反对或阻挠他预定的计划。

公爵生性残酷而蛮横，因此对比他弱的人特别粗暴而严厉。

秀拉一看他的表情，就知道他已经恼羞成怒，这下他一定会设法重重地惩罚她，以泄他心头之愤。

“皮尔波伯爵的女儿怎么样？”公爵夫人不识相地说：“这个女孩太轻率而且过分大胆，我一点也不喜欢她，但是，如果我们决定请她与凯瑟琳同行，皮尔波夫妇一定会非常感激。”

“我反对！”公爵生气地说：“我已经决定让秀拉和凯瑟琳同行。”

“秀拉？”

公爵夫人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

“秀拉？”凯瑟琳说：“你搞错了吧，爸爸！”

“不许罗嗦，我已经决定了。”公爵一面说，一面站起来，“我要秀拉陪凯瑟琳和我一同到卡瓦尼亚，除非我们找到更适当的人接替她。”

秀拉屏住呼吸。

她几乎不敢相信她所听到的话。

她战战兢兢地，深怕万一再说错了什么话，惹火了她舅舅，又会使他改变主意。

既兴奋又惶恐地过了一天。临睡前，她走到床边，跪下来感谢上帝让舅舅下了这个决定。

“我就要去卡瓦尼亚了，爸爸。”她对着静静的黑夜说：

“您知道吗？您高兴吗？卡瓦尼亚不是希腊，但离希腊很近，而且那儿的人民大部分都是希腊人的后裔。噢！爸爸，我多么希望您能和我一道去！”

这时，她觉得父亲就在她身旁，而且听到了她的话，就象每次她感到痛苦、委屈或绝望的时候，也觉得母亲正紧紧地拥抱着她，安慰她。

自从父母相继去世以后，她富有的舅舅就接她到惠尔特

郡同住。住在冷冰冰的城堡中，既无欢乐可言，又感到寂寞，所以她常常跪在床前向她死去的父母倾诉委屈。

她舅舅是全英国最富有的人，也是全英国最吝啬的人。公爵夫人亚德蕾婚前是荷兹—梅德斯坦的富家小姐，但同样也是一位吝啬出名的人物。

秀拉发现，若大的一座城堡还不如她与父母生前所住的小茅屋温暖。

有时候，她在没有暖气的大房间中冻得发抖，真恨不得和父母一样死去。那种难耐的冰冷和痛苦，简直就象一块乌黑的大冰块裹着她，快把她全身冻僵了。

在舅舅的城堡中，她不仅肉体受苦，精神上也饱受虐待。她象受了惊的动物一般，终日提心吊胆，深怕再受到伤害。

秀拉的母亲曾告诉她，她舅舅始终不肯原谅他唯一的妹妹与家庭教师私奔那回事。

她舅舅在牛津大学就读时，她外公——威尔斯邦公爵二世希望他能通过考试，获得学位，因此为他请了一位家庭教师。

李察华琳是一位杰出而聪明的青年，二十九岁就在牛津教授古典语，而且还辅导许多贵族子弟通过学位考试。

他生得一表人才，文质彬彬，祖先也颇有名望，然而在公爵的眼里，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。

公爵的态度影响了他儿子塞普提玛。当他们发现李察华琳爱上公爵唯一的女儿伊丽莎白时，他们父子都大发雷霆。

李察华琳曾以正当的方式与公爵谈判，结果却被大大地凌辱一番，然后被逐出大门。

于是，伊丽莎白跟他一起私奔。这件事使公爵夫妇大为震惊。

过了好几年，都没有人提起过伊丽沙白。

直到四年后，秀拉出世时，她才写信回去向父母报喜。

结果，来信原封不动地被退回。

后来，伊丽沙白的死讯和她丈夫车祸身亡的噩耗传来时，已经继承了公爵之位的塞普提玛，才到牛津郊外的小茅屋去探亲。

到了那里，他对着脸色苍白而忧戚的秀拉说，从今以后她要搬去和他一起住。

塞普提玛也有个女儿，名叫凯瑟琳，比秀拉大一岁。

“别以为我很高兴收留你，”他粗声粗气地说：“你父母的行为为人所不齿，我永远不会原谅，他们的丑闻玷辱了我们的家门。”

“玷辱？”秀拉吃惊地问道：“他们除了逃出去结婚以外，到底还犯了什么滔天大过？”

“我们的血统混进了贫贱的平民血液，难道这还不算玷辱吗？”

“不，”秀拉反驳道：“我的祖父母都是慈祥的、温和的老者，他们在贝都佛郡非常受人尊敬，而且我父亲本身也是一位才气纵横……”

“啪！”一声，她舅舅突然重重地掴了她一记耳光，阻止她继续往下说。

“你居然敢和我强辩，”他咆哮道：“让我们先搞清楚，我们是怎样认识的，秀拉。因为你是我外甥女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你挨饿，所以才把你接来我家，你必须顺从我，不许在我面前提到你父母，懂吗？”

秀拉的面颊痛得发烫，但她并没伸手去抚摸。

她只是木然地看着她舅舅，对她生平第一次所受的伤害，感到异常震惊，几乎忘了恐惧。

自那次以后，她了解只要她一惹恼了他或反抗他，就会遭到鞭打。那种鞭打所带来的，不只是皮肉之痛，还在她的心灵上烙下深深的印痕。

她永远想不透，世上竟然有象她舅舅和舅母这种心肠毒辣的人。

如果说受她舅舅的殴打很痛苦，那么她舅舅的巴掌、拧捏和叱责就更难以消受了。

秀拉以前从未想过，怀着仇恨心情度日的滋味究竟如何。

以往，她总是在父母慈爱的羽翼下生活，父母慈爱的光辉就象火花一般，照耀着全家。

历经数月的虐待之后，她开始象小精灵一样蹑手蹑脚地在城堡里走着，希望永远不被人发现。

她常祈祷有一种魔棒，可以使她躲开粗暴的叱喝和毒打。

她曾试着与她表姐做朋友，但她发觉那根本不可能。凯瑟琳受她父母的影响，个性冷酷，对与她没有密切关系的事，一概漠不关心。

而且秀拉很快就发现，她是以充当凯瑟琳的奴仆换取衣食的。

她替凯瑟琳缝补和熨烫衣服，替她洗柔细的衣饰，此外还得洗耳恭听凯瑟琳的自诩。她知道，她必须对表姐百依百顺，否则就会挨打。

“我总觉得我具有许多希腊人的特征，”凯瑟琳有一次这么说：“而且很象受人敬仰的希腊神像。”

秀拉听了暗自觉得好笑，禁不住想说她胡扯。

凯瑟琳一点也不象希腊人。

金发、碧眼，一看就是典型的英国人，根本不象希腊人。她被称为美人，只不过是因为她的社会地位和华丽的服饰。

在世界各国中，秀拉对希腊了解得最多。

希腊是她父亲最偏爱的国家，他曾告诉秀拉许多希腊神话故事，拿许多希腊雕像的图片给她看，而且引发她对世界最完美文化的兴趣。

李察华琳象教他的学生一样地教导她的女儿，要她学古典语。他曾对她说：“你无法真正了解一国人民的思想，除非你学了它的语言。”

所以秀拉曾经学过法语、德语、拉丁语和希腊语，而且常在父亲面前朗诵名家的著作。当他们父女一起讨论功课时，她父亲总是非常尊重她的意见，她也细心听父亲的指导。

她真想不透，象威尔斯邦公爵这么重要的人物，居然没读过什么书，还能制定各种法律。

由于白天过分操劳，每当她夜晚上床时，都累得全身酸痛；然而，她的心灵却渴望着智慧的交谈。

她几乎没有时间读书。

夜里，整座城堡灯光通明，卧房也点上蜡烛以防敌人偷袭，唯独秀拉和佣仆的卧室严禁灯光。

白天她只能抽出极少的时间看书，晚上没有灯光，也无法读书。

秀拉只好在黑夜中，暗自背诵她父亲教她的诗词和散文。

因为那些诗词散文的音调和韵律象音乐一般，在睡前朗诵，可以扫除心中的不悦，获得心灵的宁静，使她进入甜蜜

的梦乡，所以她一直很喜欢。

真不可思议，熬过一年痛苦和暗淡的日子之后，现在她竟然逃离了魔窟，置身于卡瓦尼亚。

公爵夫人经由她在荷兹—梅德斯坦亲戚的牵合，替她女儿凯瑟琳安排了一门亲事，把她许配给卡瓦尼亚国王斐迪南。承袭希腊和欧洲各国邀请外国皇族入主的先例，卡瓦尼亚人也请了奥地利皇族斐迪南当他们的国王。

原来，他们是计划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请一位国王来的。

因为丹麦王嗣的次子希腊国王乔治曾经安稳地统治了卡瓦尼亚十年，替卡瓦尼亚人民带来长久的和平。

但是，现在在丹麦或瑞典都找不到适当的人选，于是他们选择了法兰兹·乔瑟夫皇帝的亲戚斐迪南继承了卡瓦尼亚王位。

在英国，大家都不太了解斐迪南，除了知道他现年三十五岁、结过婚，元配夫人两年前逝世未曾留下任何子嗣之外，就别无所知了。

“我只见过孩提时代的斐迪南，以后就没再见过。”公爵夫人对她女儿说：“但是看他的肖像似乎还蛮英俊的，很象年轻时候的法兰兹·乔瑟夫皇帝。”

她说完，满意地吁了口气。

“维也纳皇宫的礼节最严格而且最讲究，我认为那是所有皇宫的楷模。凯瑟琳，等你当上王后时，务必要牢记这些礼节。”

“其实我也比较喜欢讲求礼仪，妈，”凯瑟琳回答：“听说法国在路易拿破仑在位时，皇家的礼仪被破坏无遗，怪不得如今法国变成了共和国。”

“少提法国为妙！”公爵夫人责备道。“我相信你会发现斐迪南国王是一位既合适又专制的国王。”

“希望如此。”凯瑟琳回答。

秀拉听了，觉得她们母女的想法太令人吃惊了。

她研究过哈布斯堡王朝，觉得无论在哪一方面，这个王朝都令人嫌恶。

“难道所有的国王和王后不是都应该设法了解他们的臣民吗？”她曾经这样想过，而且她知道她父亲也会这么认为。

她认为凯瑟琳至少应该试着学习她即将统领的国家的语言，可是当她提出这个建议时，凯瑟琳却严厉地说：“斐迪南国王自己也是说德语和英语，我为什么要学卡瓦尼亚文？而且这个语言除了在国内通行外，国外绝不会有人说的。”

“但是你要住在那儿啊！”秀拉回答。

“我想我不会和一般平民有太多的接触，”凯瑟琳回答：“而且朝廷的官员一定都和他们的国王一样，说德语或英语。”

秀拉觉得这种国王的当法真新奇。

她虽然不敢说出她的想法，但她决定自己一定要学会卡瓦尼亚文。她以前学过希腊文，所以她想现在学卡瓦尼亚文一定不困难。

当她登上国王派来马赛接他们的船时，她终于证实了她的想法。

公爵平日花钱吝啬，这次他们居然取道陆路横渡法境，秀拉觉得非常惊讶，他这次怎么舍得这么奢侈。

横渡法境时，还有一队随从护驾，除了公爵的秘书外，还有他的仆人、凯瑟琳的丫环和秀拉。

公爵夫人的医生说她不宜于做长途旅行。

秀拉心想，她一定会感到很遗憾，不能参加自己女儿的婚礼。

她的心脏一向不好，公爵坚持不让她冒险。

马车已在阶前等候，准备载他们前往车站。当他们在城堡的台阶上道别时，秀拉第一次想她这位铁石心肠的舅母，不知是否也有温柔掉泪的时候。

“心爱的孩子，你要好好地保重，”她对凯瑟琳说：“我会时时想到你，而且为你祝福。”

“再见，妈。”凯瑟琳回答，声音不带丝毫的感情。

凯瑟琳上了马车，秀拉也向舅母辞别。

“再见，亚德蕾舅妈。”她用细柔的声音向她舅母道别。

她礼貌地敬了个礼，希望她舅母会和她吻别，但公爵夫人以厌恶的眼光瞪着她。

“秀拉，你要守本分点，”她严厉地说：“多帮凯瑟琳点忙。”

“我会的，舅妈。”

“我始终觉得你舅父犯了大错，居然带你参加如此吉祥的庆典，但愿他不后悔。”

虽然公爵夫人的话带着厌恶的口气，但秀拉也无可奈何，只好再度向她舅母行个礼，然后赶紧爬进马车，背对着马，坐在凯瑟琳和她舅舅对面。

“你妈不能来实在太遗憾了。”马车开动时，公爵对她女儿说。

“长途跋涉一定会加重她的病势，那么麻烦可就大了。”凯瑟琳冷冷地回答。

“你说得很对，”公爵同意她的话。“但是，也许应该

留下秀拉侍候她，至少她可以帮你妈一点忙。”

秀拉紧张地屏住呼吸。

她真担心，在最后一刻，她会被遣回城堡。

“现在已经太迟了，爸爸，”凯瑟琳说，“何况，我也需要秀拉，艾米利到了马赛就要和其他仆从一块儿回去。”

“带一位英国仆人去卡瓦尼亚这种地方的确没用，”公爵说：“在我们还没找到卡瓦尼亚仆人照料你之前，秀拉还可以照应一切。”

秀拉发现，有一点他倒是想得很对。艾米利乘火车也会晕车，更何况乘船，所以带她去根本没用。

虽然他们从马赛出发时，地中海风平浪静，可是到达意大利的靴根，转入亚得里亚海之前，就碰上好几次暴风雨。

凯瑟琳难过地躺在床上不断地呻吟、抱怨，害得两位女侍和秀拉忙得不可开交。

幸亏船上有一位治疗晕船病人的医生，他开了一服安眠药给凯瑟琳吃下，让她昏睡，秀拉才得以偷闲。

船上有许多代表国王前来接他们的卡瓦尼亚高级官员。他们都是桥牌高手，很讨公爵的欢心。

绅士们都在吸烟室里消磨时间，而秀拉则独自坐在客厅里发呆。但，不久她就找到一位愿意教她卡瓦尼亚文的卡瓦尼亚人。

他是护航团首领陆军元帅的高级副官。如果秀拉不找他，他也许会觉得无聊得发慌，所以他答应教她，告诉她任何她想知道的事情。

“你为什么这么感兴趣，华琳小姐？”他问道。

“因为我渴望到你们国家，派特罗斯上尉。”秀拉回答。

“但愿不令你失望。”

秀拉发现他眼睛一亮，答道：“如果我能与你的同胞交谈，而且能听懂他们对我说的话，我会更高兴。”

当派特罗斯上尉到书房找出几本书，并且把纸笔置于客厅的桌上时，秀拉看他的表情并不太乐观，好象认为在他们抵达卡瓦尼亚港口之前，她一定学不了几句卡瓦尼亚文。

但从马赛出发的第二天，他惊叫道：“你实在太棒了，没有人能象你学得这么快！”

“这要归功于有许多字都是源自希腊文。”秀拉笑着答道。

“我们的语言是混合希腊文和阿尔巴尼亚文而成的，”他说：“而且，就象你所看到的，绝大部分都是源自希腊文。”

到他们驶经西西里时，秀拉已经能用不太流利的卡瓦尼亚文和派特罗斯上尉交谈了。

“你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”那天傍晚他惊叫道。“我只企望……”他突然打住不说。

“企望什么？”秀拉好奇地问。

“我还是不说的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说出来，会被误认为批评国王。”

秀拉环顾一下空荡荡的客厅，笑着说：“你尽管大胆地说吧！”她鼓励他。“除了几张空椅子外，没有别人会听到的。”

派特罗斯上尉也笑了。

“我只是希望国王也会说他子民的语言。”

“难道他不会吗？”秀拉半信半疑地问。

派特罗斯上尉摇摇手说：“很不幸，他的确不会。”